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十三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一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周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音義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

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
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
小之異解見詩義序竝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疏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
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為
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
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
後也執理内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
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
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
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
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
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
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
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

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苟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玁狁始見憂國之心瞻卬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音義 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竝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 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

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音義風風也竝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説風以動之

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義嗟迹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傷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疏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

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音義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注同疏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文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

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竝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太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正義曰春官太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

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二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各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滛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滛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音義　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　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

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

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絶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謡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

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音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志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之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罰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音義厚音后本或作序非疏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

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别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絶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猒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

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黄帝之時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宫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絶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别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温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音義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疏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太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聖賢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

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之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

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

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
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
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
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
備有風雅頌騶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
定為頌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
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
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
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
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太師聽聲
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
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
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
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
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
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

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来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来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来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六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政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

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音義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

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非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詩而晉人不得怨

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守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

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絶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滛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

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觀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録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録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録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音義苛本亦作荷音同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福鳳反疏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欝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

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 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

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
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
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
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太姬好巫歌
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
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
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
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
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
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
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
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
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
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
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

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禀先公雅禀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出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説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疏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辯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已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

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也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

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疏

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

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
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
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
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
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
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
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
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
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
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
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
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
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
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禮既
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

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音義 告古毒反

疏 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

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来賔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

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疏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

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音義麟呂

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詖皮寄反大音泰

疏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

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

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州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音義 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竝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 正義曰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

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已憂不縱恣已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

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觧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害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觧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

斁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當懈倦是其善道必至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

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音義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喻之名意有

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别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遥反廷徒佞反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兎罝詩放此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疏 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别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正義曰釋詁云關關噰噰音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雎

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鷹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别謂鳥中雎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别故以興后妃説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雎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為説也采蘩傳曰沚渚凫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悦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悦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宫之内不妄淫褻君子若雎鳩之有别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别夫婦有别則性純子

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

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

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音義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蔞莕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

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荇接余其葉符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令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令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俎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葅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

祭明此亦祭也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音義**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己職事故思之也箋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本己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即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正義曰此稱后妃之

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竝有故此傳幷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

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鐘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為鐘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音義芼毛報反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傳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箋正義

曰知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者臯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来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音義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疏正義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来衆儒各為

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别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顔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

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

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

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黄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賔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乗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

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音義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戸管反濯直角反傅夫附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

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德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為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為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

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

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黄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

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音義 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之丈反灌古亂反喈音皆摶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

疏 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音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

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箋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傳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趍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箋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

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恒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総上于飛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閫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傳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

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
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
厭倦是其性貞專音義莫美博反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
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
作斁音亦厭於豔反紞都覽反紞織五采如緇狀用縣
瑱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
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
人衣於既反疏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
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
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煑之煑治已訖后妃
乃緝績之為絺為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絺綌之時

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為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為煑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當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

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則為紞又為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后為

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

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音義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直用反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褘音煇王后六服一曰褘衣見賢遍反撋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莏也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褖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戶葛反與曷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

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令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竝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

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别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内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為婦容内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為二者欲以内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媚為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表之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宫教之則祖廟未毁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宫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宫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别

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華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配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為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故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

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答之云煩擱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褘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

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禕衣以下至褖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擱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

公對私為深淺耳若據滸中又有深淺滸深於潄故內則注云手曰潄足曰滸以內則冠帶言潄衣裳言滸故潄又淺於滸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總之云滸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滸也曲禮曰諸母不潄裳裳乃褻服宜煩撋之而言潄是皆通稱也傳正義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者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来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来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来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

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别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箋謁請也音義卷眷勉反卷耳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

疏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心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

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

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音義**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苓音零畚音本向

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寘之豉反行戶康反下注同朝直遙反

疏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吁而嘆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傳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

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正義曰知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

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音義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隤徒回反徐徒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

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姑如字說文作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以勞力到反復扶富反

疏 正義曰后妃言我升彼崔嵬山顛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為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正義曰我我使臣

者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正義曰人君黄金罍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黄金

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正義曰我我君者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飲酒禮

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音義

罔古康反兕徐履反觥古横反以兕角為之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偽反殷勤竝如字俗本下竝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

傳正義曰釋山云山脊罔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箋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觧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觧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

觴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别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

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

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音義砠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疏傳正義曰釋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音義樛居虯反木下句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竝作朻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為木高逮徒戴反又徒帝反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竝無疏詩者言后妃能作樛木

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荆揚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合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

禄所安音義藟本亦作櫐力軌反似葛之草也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櫐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只之氏反猶是也綏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傳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

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
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
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
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
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
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定本
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
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
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
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禄所安也
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
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
孝經援神契云禄者録也取上所以敬録接下下所以
謹録事上堯典曰天禄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
位為福禄天保云降爾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
亦曰福禄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禄是福禄之言無定分

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縈旋也成就也音義縈烏營反說文作藥

樛木三章章四句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忌有所諱惡於人音義螽音終斯爾雅作蜤音同惡烏路反

疏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旣言其多因説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箋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已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説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别外内之稱行為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

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亦宜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寛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音義詵所巾反說文作𦍧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慎呂忱竝先呂反郭璞才與反衆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舂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為虴蜢虴音竹白反蜢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諭不爾本或作不然振音真女音汝

疏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

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摽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為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

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興喻竝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箋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爾傳正義曰振振仁厚者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為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箋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傳薨薨衆多也繩繩

戒愼也音義薨呼橫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音義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箋老而無妻曰鰥音義桃木名夭於驕反說文作

枖云木少盛貌鰥古頑反疏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修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

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

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竝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竝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

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雀捋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説昬嫁年月於此不著摽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昬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

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音義少詩照反當丁浪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竝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

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家室猶室家也音義蕡浮雲反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

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

家人猶室家也音義蓁側巾反盡津忍反疏箋正義曰或如字他皆放此易傳者以

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

盛得時之美不宜横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

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

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序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音義兎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正義曰作兎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兎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兎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罝兎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兎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後

妃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兎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傳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兎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

於未然
音義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罝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橛謂之杙李巡云橛也樴音特橛音其月反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鴆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為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為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為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為之防固也鄭唯干城為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傳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

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樴謂之杙李巡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干扞也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為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為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箋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為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為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罝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

和好之亦言賢也音義施如字逵求龜反九達道也杜預注春秋云逵方九軌疏正義曰毛以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傳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音義施如字沈以豉反斷丁亂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為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兔罝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正義曰鮮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箋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令所無不意有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箋天下和政教平也音義芣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苡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蟆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舃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苡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鳥音昔疏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

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巳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盛之處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對所以總終

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拾事殊袺襭用别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

采芣苢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疏傳正義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璣疏所云治難產是也箋正義曰毛傳言薄辭

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縶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傳捋取也音義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傳袺執衽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傳扱衽曰襭音義袺音結衽入錦反又而鴆反衣際也襭戶結反扱初洽反疏傳正義曰

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音義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遍見反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之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

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故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

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音義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竝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泳衆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泳音詠泭芳于反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竝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䈄䈄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柎

桄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泭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疏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正義曰思辭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

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輙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少時可息水本一句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倡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

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强暴之男是也傳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箋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

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

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音義翹祁遥反沈其堯反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秣莫葛反説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虚氣反牲腥曰餼疏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揺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

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竝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歸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嫌不斥耳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蔞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

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音義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傳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音義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閔密謹反傷念也被皮義反疏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

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巳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傳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音義枚妹廻反惄乃歷反韓詩作愵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

疏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為巳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巳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巳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

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正義曰釋水云汝為濆傳曰濆汝固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灉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墳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枚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

餘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慮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

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音義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思如字又息嗣反疏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憂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令思之覬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既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令不死亡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音義魴符方反魚名赬勅貞反說文作䞓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

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徉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關雎之

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音義　麟呂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修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

疏　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令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

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雖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示法耳箋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

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黄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

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傳于嗟歎辭音義振音真相應音鷹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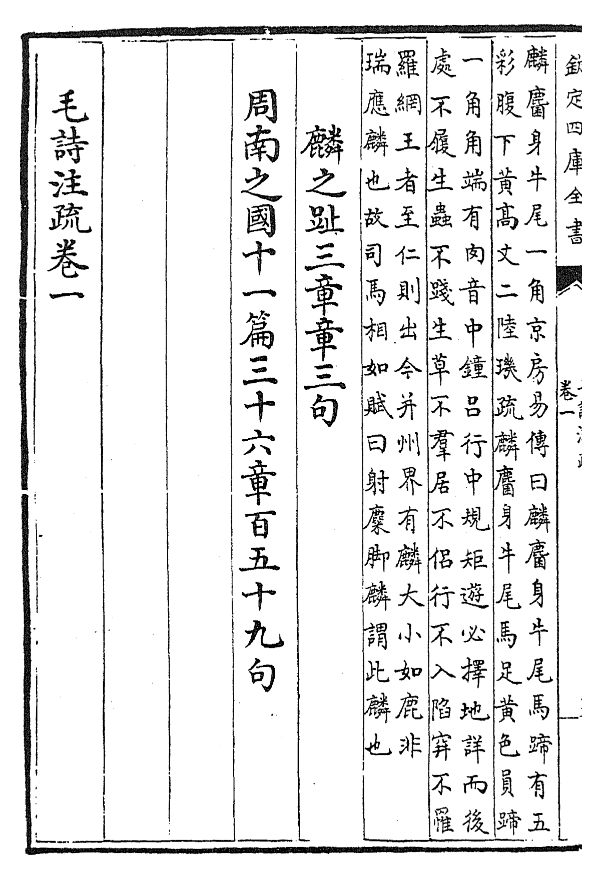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来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来應

是以駮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
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
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
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駮異義以為西方毛蟲
更為別說于嗟歎辭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
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音
義定都佞反字書作顁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顁也本作顛誤疏傳正義曰定題釋言文郭璞曰
謂額也傳或作顛釋畜云的顙曰顛顛亦額也故因此
而誤定本作題公姓公同姓言同姓疏於同祖上云公
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
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
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
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杕杜云不

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疎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兮音義示有武一疏箋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本示作象疏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



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黄髙丈二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黄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注疏卷一

毛詩注疏卷一考證

周南序先王之所以教箋先王斥大王王季○蜀本石經王季下有文王二字

關雎章關關雎鳩傳然後可以風化天下○蜀本石經此句下多而正夫婦四字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臣照按內則醴酏酒醴芼羹又云雉兎皆有芼昏禮芼之以蘋藻又儀禮饋食皆有鉶芼七發肥狗之和芼以椒蘇皆以菜雜肉為羹也

其以芼為擇者唯此處毛傳耳

箋后妃既得荇菜○蜀本石經作女欲得后妃既共

荇菜

關雎章句疏一字則言蹇而不會○臣照按顧炎武曰

緇衣之詩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

之不順矣是詩亦有一字句也

葛覃序箋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蜀

本石經後字作又字性字下有情字自然下有也字

薄汙我私傳汙煩也○蜀本石經作煩辱也

箋煩煩擱之○蜀本石經作煩擱之事也

卷耳章我姑酌彼金罍傳人君黃金罍○蜀本石經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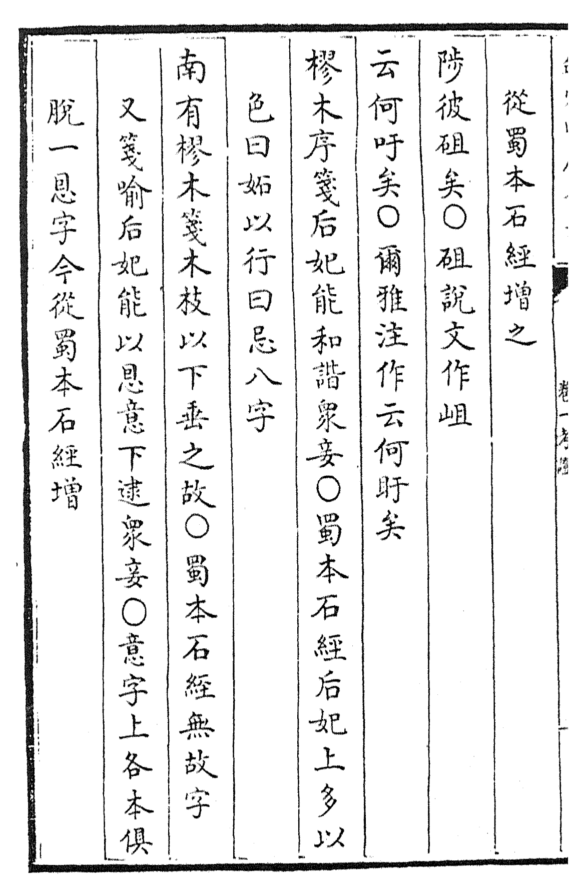
字上有為字

箋君賞功臣○君字各本俱誤作若字從蜀本石經

改正

我姑酌彼兕觥箋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禮字上各

本俱脫飲酒二字 臣宗楷 按立司正見鄉飲酒禮今



從蜀本石經增之

陟彼砠矣○砠說文作岨

云何吁矣○爾雅注作云何盱矣

樛木序箋后妃能和諧衆妾○蜀本石經后妃上多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八字

南有樛木箋木枝以下垂之故○蜀本石經無故字

又箋喻后妃能以忌意下逮衆妾○意字上各本俱脫一忌字今從蜀本石經增

福履綏之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合○和字下監本脫

合字今從蜀本石經增

螽斯序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修曰

序文顚倒宜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若螽斯也許

謙曰但以言若螽斯句斷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

妃而屬之下文意亦可通臣照按歐陽氏許氏之說

皆比舊說謂螽斯不妬忌者勝而許氏說尤長螽斯

之果否不妬忌固非人之所知而以不妬忌作推原

其本之辭更為明顯也

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臣祖庚按爾雅云蜤螽蜙蝑

螽蚣蝑詩緝云螽斯即蜤螽蝗子也非蚃螽也毛誤

以為蚣蝑孔氏因之遂合蜤螽螽斯為一物

桃夭序箋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各本俱脫一無

字今據禮記曾子問增正

兎罝章肅肅兎罝箋鄙賤之事○蜀本石經鄙賤上有

行字

公侯干城箋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蜀本石經無
力字
芣苢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君子矣○蜀本石經作天下
和平
薄言采之箋薄言我薄也○蜀本石經薄言下多一言
字
漢廣章不可休息傳疏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臣
會汾按韓詩外傳即作休思朱子亦從之蓋休求為

韻通首皆以思為語辭也

不可求思箋人無欲求犯禮者○蜀本石經無禮字

江之永矣○韓詩永作漾薛注曰漾長也說文作羕義

並同

不可方思箋必有潛行乘泭之道○蜀本石經必有作

本有

又箋故不可也○蜀本石經作故不可渡也

翹翹錯薪傳翹翹薪貌○蜀本石經作薪長大之貌也

言刈其楚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蜀本石經楚字

下有在字翹翹上有高字

麟趾序箋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蜀本石經作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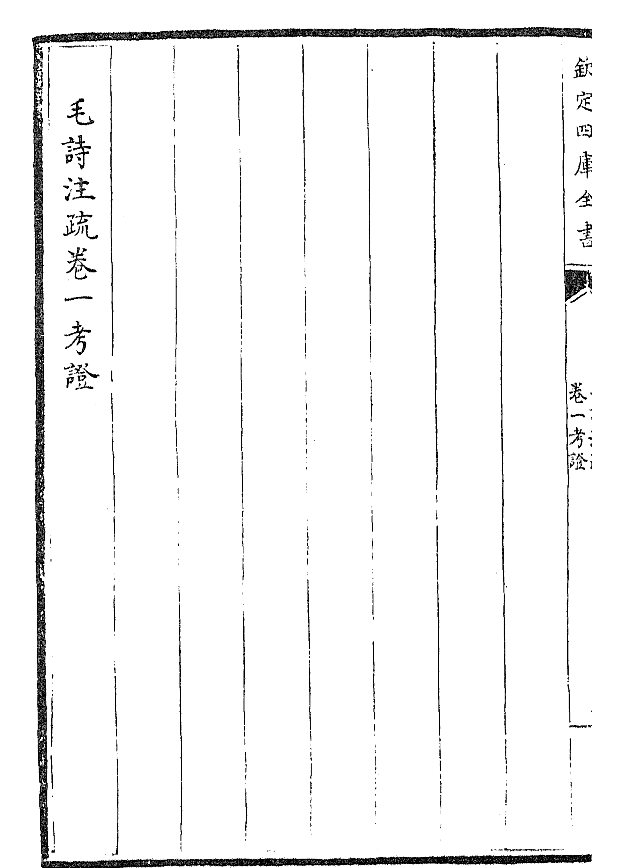
有麟應之時而無以過也

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同姓○臣光型按王藻云子姓之

冠也喪大記云子姓立於西方子姓子孫也盖子不

可以父之字為姓孫則以王父之字為姓姓之所别

自孫始故子姓即子孫朱傳以為公孫得之



毛詩注疏卷一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二行疏瞻卬昊天刊本卬訛仰據

經文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疏六藝論云刊本脫六字今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疏諸侯彊盛刊本彊訛疆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藝論云藝上疑脫六字

第十五頁後一行故託文史也句疑誤

第十七頁後六行疏皆怨夫也刊本也訛耳據宋

本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刋本徧譌偏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傳若雎鳩之別焉刋本雎鳩譌作關雎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而揚雄許慎刋本揚譌楊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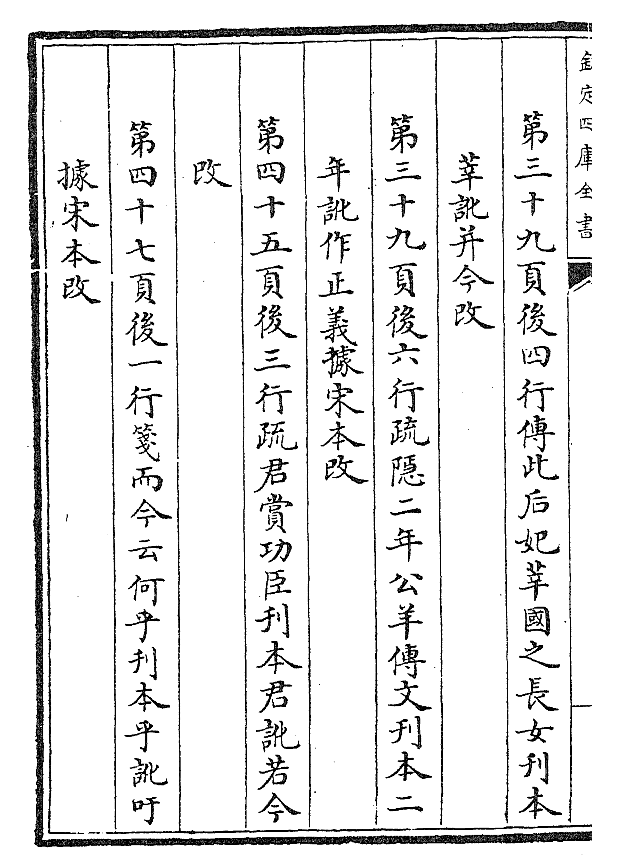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疏鸞其白莖刋本鸞譌鸞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七行疏摯虞流别論云刋本别譌外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疏在家本有此性刋本在譌有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音義施以豉反刋本豉譌政據釋文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諸侯巾以絡刋本巾譌内據曲禮改



第三十九頁後四行傳此后妃莘國之長女刊本莘訛并今改

第三十九頁後六行疏隱二年公羊傳文刊本二年訛作正義據宋本改

第四十五頁後三行疏君賞功臣刊本君訛若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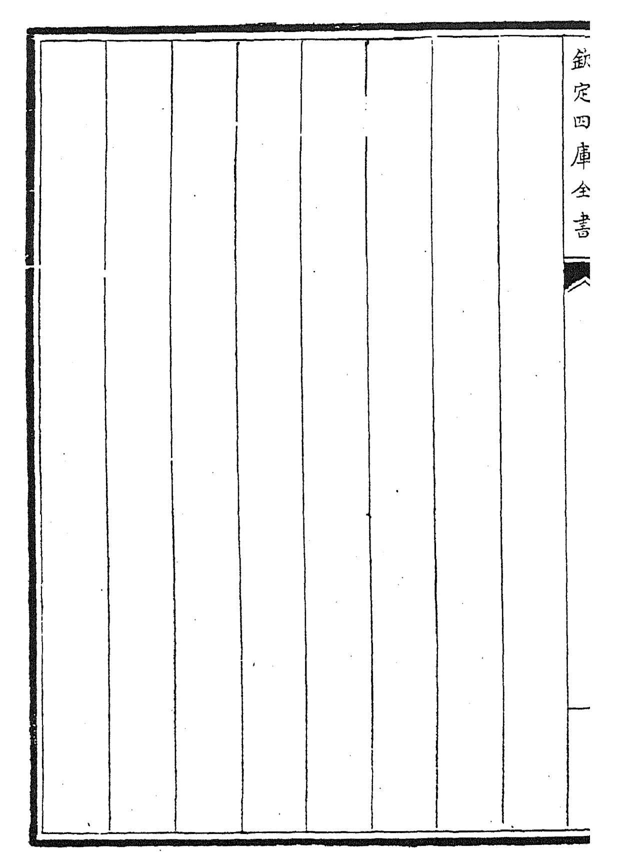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七頁後一行箋而今云何乎刊本乎訛吁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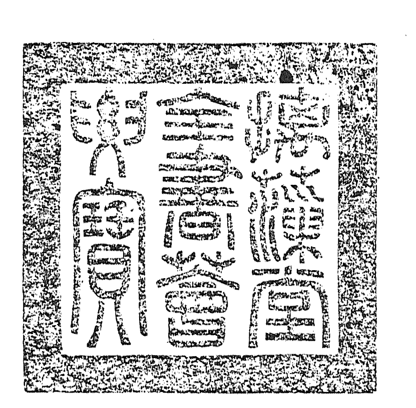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頁前七行音義木少戚貌刋本木字訛本字今改

第五十九頁前六行疏可鷩作茹刋本鸞訛鷩今改

第五十九頁前八行疏即陸璣疏所云刋本倒作云所今改

第六十頁前七行音義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按尚書東字上無水字刋本水東流句疑衍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王詒